

尘

在楼下的花坛旁等待着他穿好衣服下楼的我，捏着一根干枯的树枝搅动着松软的泥土。

他悄然出现在我身后。

“好久不见。给你带了瓶酸奶。”他从大衣口袋中掏出一瓶递给我，随后又掏出一瓶自己拧开。

“谢谢。走吧？”我把酸奶握在手里，依稀能感受到手心的温暖，与五年前别无二致。我没有拧开，把它放在自己的口袋中。

“走。”

随后我们并肩而行，走到小区西门。西门对着一一条南北向的路，小区中有源源不断的高中生涌出，出门后向右流动。我扭头看向他的侧脸。他茫然地望向人流，喉结上下动了动，什么都没说，直到注意到我在看他。

他在门口停下脚步：“我们去哪？”

“左拐吧。反正咱俩都有大把大把的时间，不是吗？”

“行。”他微笑着点头，但笑容中隐藏着难以觉察的疲惫。

冬日午后的暖阳有些过于闪耀，使我不得不眯起眼。把双手从兜中掏出，沐浴在苍白的日光中，不觉寒冷。

“把手给我。”见他仍把手揣在兜里，我以一种不容置喙的语气命令。

虽有些疑惑不解，他仍乖乖地抽出右手，停下脚步低头看向我。

我迅速用左手牵住他的右手，他没有挣扎，羞涩之余，眼角溢出难掩的真诚笑意。我也忍不住勾起嘴角，微笑着向他说：“继续走吧，就像五年前那样。”

“就像五年前那样……你来找我有件事吗？”他迈开步伐，视线直视前方，随口问道。

“没什么事，只是想和你聊聊天。若说有事，肯定是你发在朋友圈里的那件事。”

“你果然全都知道。”

面前出现一个十字路口。我牵着他的手向右侧旋转，把方向由正南调整至正西，随后开始等红灯。

“你自杀了几次？”我尽量以平静的语气说出这句话，即使我的心在颤抖。

随后是一段漫长的沉默。朔风凛冽，卷起柏油路上的灰尘与人行道上的落叶，跌跌撞撞地跟随着车辆穿过马路。感受到北境冬季的威严，我不禁缩了缩脖子。绿灯亮，我率先迈出一步，把他向前一扯，引得他也迈出一步。到了马路对面之后，他给出了回答：“三次。第一次是学校顶楼，我找到一扇限位器坏掉的窗户；但是看着窗外走来走去的同学们，我怕引起恐慌，就没跳。第二次是晚自习结束后回家，我写好遗书，吞下半瓶药，在半梦半醒中流着泪失去意识；可我又在抢救室里恢复了意识。第三次是去厨房拿了把水果刀；结果没找准挠动脉，流的血不够多。”

我默默地听着，在他视线的死角里偶尔点点头。手心中传来的温度仍像五年前一样温暖，可他的经历却变得千疮百孔。“然后呢？从第二次开始父母就发现了吧？”

“当然发现了。据我妈所说，她早晨叫我起床的时候看见床头的遗书，立刻就打120送到医院。我醒来之后，她只做了两件事：第一件事是苦苦哀求我不要再想不开，第二件事是问我下午能不能去上学。虽仍旧头痛欲裂，但我还是去了，课肯定是一点都听不进去。本来这件事也就过去了，但是平时出差在外的我爸知道了这件事。一天晚上，刚回到家，满身酒气的他一把把我摁在床上，压得我生疼，动弹不得。他嘶吼着质问我：‘为什么要伤害自己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！’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，而我已被吓得脑海中一片空白。”

我默默地听着。小时候，我经常见到他的母亲，却很少见到他的父亲。没想到平日里影踪全无的他，还有这样一面。他松开与我牵着的右手，从大衣中拿出酸奶，轻轻抿一口，又用左手装到另一侧的兜里。他这一系列动作腾出了右手，又重新牵住我的手。“等到他终于累了，放开我，我已经被吓得哭不出来。那一刻的我铁了心要摆脱这一切，跌跌撞撞地走向厨房，只是……又失败了。”

我侧过身，举起右手，一边凝视着他一边把右手搭在他的肩头。或许没有预料到这突如其来的亲昵举动，他的神色多了一丝尴尬，眼神却依旧空洞呆滞。我顺势抱住他，声音已接近呜咽：“答应我：活下去，好不好？就算是为了我而活也行。”

他怔了怔，把垂在身侧的左手放在我的背上，轻轻地拍了拍：“好啦好啦，我已经不会再自杀了。到目前为止不还好好的嘛，能和你聊天，能和你一块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乱逛。”

我松开怀抱，继续与他并肩而行，听他继续讲述：“自从那一次开始，我爸我妈总算意识到我是真的有问题，不是装的。于是就去省城的医院做了个检查，检查结果就是朋友圈里那两张图——重度焦虑与中度抑郁。其实我早就察觉到了。在班里，我根本没法做题，看着纸上一个个汉字却没法理解它是什么意思；在家里，天天失眠，每有片刻休息时间就觉得耽误学习。”

“这种状态就不应该上学，应该在家休息休息。可我想，你可能也很难真正静下心来放松放松吧。”

“是的。在学校里，什么都做不了，想着回家；在家里，担心落下课程，又想着返校。根本没有容身之地。现在倒好了，我妈直接给我申请了一个长假，申请理由是‘身体不适、需在家调养’，说是心理问题计入档案会影响未来发展。你知道的，他们向来严格，眼里只有成绩而没有我。现在是高考前一百余天的关键阶段，他们却开始在乎我的感受，把学习成绩抛之不顾。可现在这种情况，在乎我的感受又有什么用呢？于是就变成今天你来之前的样子：每天烂在家里，无论做什么都很痛苦，等待高考这一审判日的降临。”

或许可以玩一下电脑上那一堆单机游戏转移一下注意力？话还没说出口，就被我自己否决：现在的他估计没心思玩。明明小时候他玩得那么快乐，现在却找不到任何重拾快乐的方法。楼宇间的阴凉地里仍有堆堆沾染着灰尘的残雪，默默融化成污浊的泥水。前方出现一个 Y 形路口，我们本就在路右侧，便顺着右前方继续前进。

“高考完、上了大学之后就好了。你是这么想的，对吧？”我继续抛出问题。

“差不多。最起码比现在要强。”他表示肯定。

“好，但也不好。好处在于你可以摆脱父母、获得自由，坏处在于我不知道如何使用这份自由。”我无奈地回答，回忆起这一年半的点点滴滴，心中泛起阵阵酸涩。“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专业。填志愿的时候计算机很火，所以当时报了个计算机，可我不喜欢、也学不会计算机。这三个学期以来的专业课，全都在及格线边缘。面对实验课与大作业，什么都不会的我竭尽所能才勉强与他们随手做出的成果相提并论。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，也不喜欢社交，闲着没事的时候就一个人出去逛逛，或是闷在宿舍里追剧。拥有自由自然是一件好事，可自由的代价是什么呢？”

我停顿一下，掏出酸奶，试着用右手拧开。随着手腕的转动，瓶盖上的条纹与手指摩擦，纹丝不动。“冬天嘛，手腕上的旧伤又发作了。”他一面嘟囔着，一面接过我手中的酸奶并轻松拧开，并塞到我的右手里。我感激地看了他一眼，喝了一小口，继续说：“自由的代价是迷茫。”

“我记得你高中时很自由、很快乐啊。”

“是的。所以我才会怀念高中，既自由又有高考这一明确的方向与目标。你应该能看出来，我父母都很开明，对我一直采取‘放养’的策略，我从小到大都无拘无束。即使在高中，不在尖子班而在普通班的我并没有很大的压力，过得非常快乐。所以啊，往日的生活非常幸福，现在的生活非常迷茫，夹在二者之间的我会变得怎么样呢？”

他微微歪头，随即眉毛一动：“变得像我一样。”

“是的，变得像你一样。你在美好的未来与痛苦的现实之间挣扎，而我在美好的过去与迷茫的此刻之中消沉。我相信你也有一样的感觉：长时间的情绪低落、无论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、明明没生病却浑身乏力。我还喜欢空想，有时能在空想中消耗一整天，并且立刻忘记刚刚所想的内容。也有些时候，我什么都感受不到，对他人的情感、周身的氛围乃至自己的情绪一无所知.....”

“你这样不行的，你也得去医院看看，你也得接受治疗！”他焦急地打断我。

“不。恰恰相反，我不能表现出任何异常，我必须表现得与常人无异，即使会非常累。一方面，我在表象上维持现状，父母不会发现，我们家才能保持平静，若是打破这个平静，情况会比现在还要糟糕。另一方面，我知道你吃的那些药会有什么后果，会降低自己对外界的感受甚至削弱自己的情感。我尤其不能接受第二点，我对外界的感受是支撑着我活下去的支柱，唯有这些感受的存在才能让我意识到‘我活在这世界上’。感受不到痛苦比痛苦本身更悲哀。”

我转过头去，正好看到他皱起眉头。“你居然这样，我一直没看出来.....在我心中，你的形象可是一个元气满满的邻家姐姐啊。”他看起来半信半疑。

“那说明我伪装得好。而且高考前我也没这么虚无。”

“那你准备怎么办？”

“维持现状。其实我也不是没想过离开这个世界，但我没有离开这个世界的理由。我不想死，但也没有强烈的活的欲望。像我这样的人，就是那种遇到灾难后会微笑着接受的人，就是那种会毫不犹豫地舍身救人的人，就是那种对自己的得失荣辱毫不在意的人。从这一点来看，咱们算是同一类人吧？别人可能会说像咱们这样的人有心理疾病，可谁又能保证自己没有心理疾病呢？”

横在面前的是一条覆盖着薄冰的河渠，两岸都修建了环境优美的微型公园，我便牵着他走上沿河的木质栈桥。对岸的草坪上，有优哉游哉地晒太阳的老大爷，也有奔跑嬉闹着的小孩子。

“你可别跳下去啊，我不会游泳，救不了你。”我打趣道。

“不会的啦。我也没学过游泳。”他笑着回应，“与你不同的是，我有很多活下去的理由，但也有很多活不下去的理由。我死了之后父母会很伤心，所以我不能死；我现在这个样子天天待在家里啥也做不了，父母见到后也不高兴，所以我不能这样活着。现在的我已经不会再自杀，全心全意地盼望着高考后的解脱。”

“对你而言高考可能确实是解脱。但是，你为什么一定要为你父母而活？你选择怎样的生活与他们没有直接关联。”

“他们生我养我，我总得尽孝吧。”

“那我有一个‘尽孝悖论’：如果父母把你视为一个独立的个体，他们就不会强制性地干扰你的生活，不会向你施加不可承受的重压，他们会认为照顾好自己是尽孝的前提；如果父母把你视为他们的附庸，‘养儿防老’，这不是培养后代的正常方法，所以他们不值得作为尽孝的对象。”

“诡辩。即使是第二种也应该尽孝，更何况他们现在也知道错了。”

“你啊，就是太过温柔，温柔到不忍心伤害任何人，却无法温柔地对待自己。可能我也这样。”我抱住他的右臂，试着把头贴在他肩上，却被他躲开。我微微一笑，不再勉强。

“或许吧。越是温柔的人越容易被伤害。”他视线下移，盯着脚下的泥土，“我这边的问题自然可以说是原生家庭导致的。你的家庭那么幸福，却也变成这个样子。为什么……你有什么头绪吗？”

我开始回忆我所经历的二十年：小学时离群索居、渐渐喜欢上学钢琴、中考前也会紧张焦虑、高考前却无限地放松惬意。脑海中回荡着《Merry Christmas, Mr. Lawrence》的旋律，话语脱口而出：“我生而如此。这不是任何人的过错，自然也不能怪罪于与我相识的任何人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未来你有啥打算吗？考研？考公？还是毕业后直接找工作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高考后的那个暑假，我还天真地幻想着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，哪会想到计算机这么难学。现在看来，毕业前后考个教师资格证，回高中当老师就挺好。但是考编也很难啊，考上了之后更难。你应该知道，整个县里，和我、和你一起参加中考的人，每年有一万两千多个；去年呢，全县新生儿只有不到六千。孩子越来越少，老师又怎会过得安安稳稳？过去的我从来不会规划未来，直到现在的我发现没有未来。你呢？高考完应该有很多想做的事吧？”

“当然有，但也不算多。首先是去省城参加七月份的漫展，之前的每一个暑假都被补习班填满，一点儿机会都没有；然后要看一场线下的电竞比赛，一般在魔都或是蓉城举办，距离比较远，需要的钱也很多；再加入一个汉化组做翻译，我爸我妈基本不让我用手机电脑，也不允许我学日语。高考后的话，我爸我妈应该会同意的。”

真的会同意吗.....我把疑问留在心里，继续问他：“未来呢？”

“上个不知道什么地方的野鸡二本或是大专，毕业后送外卖呗。”他看起来很豁达，这是基于悲观绝望的豁达。

“怎么可能。只要你能照常参加高考，配合上奥赛的奖项，上个省内的 211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若是病情有所好转，恢复到你往日的水平，去省内最好的 985 也很正常。当然，这只是合理的推测，并不是说要你一定要去这两所大学。你看我说着要考证、考编，实则一点都没准备，说不定还要和你一起送外卖。”

“那你也是留在江城。华中地区的省会肯定比这个小县城好吧。”

“但我更喜欢这个小县城。”说完这句，我把下一句话留在心里：“因为这里有太多太多美好的回忆。”

“奥赛奖项.....你还记得和你同级的那个竞赛生吧？那个学长，也是退役后得了抑郁症，天天不上学、也不知道干什么，高考分数甚至没过特招线。你不觉得我就像他一样吗？一边手里握着不顾父母反对得来的竞赛奖项，一边又因为抑郁与高考失利受尽嘲笑。当年我还对他嗤之以鼻，现在的我却快要变成他了呀.....”

“首先，他受到嘲笑的原因是平日的飞扬跋扈、不可一世，这一点就与你有很大的不同。抑郁也是生病、也是意外，一个恶贯满盈的人身患绝症，大家会拍手称快；而若是一个普通人遭逢厄运，大家会扼腕叹息。而且，没有任何两个人的人生是完全相同的。你说他就是遭逢失败的你，说不定你会成为获得成功的他。乾坤未定，万事皆有可能。”

“别人有可能，我肯定不可能。我耽误了那么多课程.....”

“那你看看我呢？高考前的五月，我可是一直在医院。你是知道的。”

他笑了，笑得是如此轻松，笑得是如此释然。“如果我能像你一样就好了.....”我似乎听到了小声呢喃。

河道于此转入地下，微型公园也抵达尽头。我们离开公园，重新回到尘土飞扬的大路，背对着已微微泛红的斜阳。

“你累不累？”他关切地问我。

“还好。你呢？”

“没事，出来活动活动也挺好。”

“如此温柔、如此贴心，你要是有个女朋友就好了，爱情足以滋润你干涸的内心。”虽然明知不可能，但我仍旧把话语说出口。

“根本没有喜欢的人嘛.....”

“总有人喜欢你，只是你可能不知道。”回想起高考后向我告白的高中同学，我觉得我的猜测十分正确。

“也许吧，不重要。你那边呢？你怎么不找一个男朋友？”

“死宅大学生根本没有社交啦，虽然身处工科院系但没认识几个男生.....而且我也没有谈恋爱的想法。”眼见着话题转向轻松愉悦，我昂起头来，望向灰蓝色的天空，正看到高中母校校门上“第一中学”的牌匾。都走到这里了啊.....我丝毫没有停驻的意图，拉着他继续往前走：“想回去吗？”

“想，但也不想。想回学校也好、想待在家里也罢，‘想’的来源都是恐惧——害怕自己什么都不会，害怕浪费用一点少一点的时间。”

“尖子班的任务很多、要求很严格吧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你有没有想过，当你无法完成任务、无法达到要求会发生什么？以你现在的这种情况，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的。所以啊，那些任务与要求对你而言只是参考，是否做到都无所谓。虽然方式不同，但你也可以获得与我相同程度的自由，对吧？”

“有道理啊！”他的眼睛闪烁着亮光。

“我知道摆脱对高考的焦虑很难，但我依然要告诉你：高考其实没那么重要。即使是名校毕业生又怎样？依然有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的人，与学历停留在大专甚至高中的人争抢同一份体力劳动活。这么来看，不上大学还能少走四年弯路。”

他又笑了起来，在并未向他敞开大门的校园之外。校园内的学生们还在上课、写作业、考试，连吃饭上厕所都要着急忙慌。在外面就挺好。

又走到了他家楼下。“你家没有别人吧？”我试探着。

“没有。我爸我妈都去上班了，回来的很晚。”

于是我便跟着他来到楼上。虽有些抗拒，但他还是允许我走进家门。映入眼帘的是杂乱的客厅，一句话脱口而出：“你家没有监控吧？”

“没有。怎么？你难道想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吗？”他的语气中充满困惑。

“不至于不至于，我只是不想让你父母知道我来过。”自觉失言，我稍作解释便拐入他的卧室。已经五年没有过来了.....与我记忆中一样，书架上摆着满满当当的书，书桌下有成捆成捆的试卷与习题，桌面上是键盘鼠标，墙壁上悬挂着机箱。他的房间依旧干净整洁，虽然书架顶上的摆饰积满厚厚的灰尘。我一屁股坐到床上，却发现身下有一个四四方方的硬块，抽出来一看，《心理学与生活》。

“这是你正在看的书吗？”

“不是，是我妈正在看的。”他回答后，转身离开房间，开始在客厅里翻箱倒柜。

“你在找什么？”

“纸杯……总得烧点热水接待一下你吧。”

“不用不用，我稍微坐一会儿休息休息就走。”

于是他回到我身畔，与我一同坐在床上。我细细打量着书柜，发现低处的一格摆放着几个药瓶。他的目光跟随着我的目光，也看向了那里。随后他抬起手腕看一眼手表，说一句“到了吃药的时间了”，就走上前去取出药瓶。他把药片倒出一粒，拧开水杯，和着水一口咽下去，行云流水。见到他的神色中透露出一丝拘谨，我意识到我应该走了。

“也到了我该走的时候了呢。”

“要不要我送送你？”

“不用不用，你就老老实实坐着吧。”

话虽如此，他依然把我送到他家门口。与他告别，来到楼下，我又见到了等待他时所挖的小土坑，不禁抓起一把沙土扬向天空，看着它们被风吹起四散飘落。在整个社会、整个世界面前，我与他都如尘埃般渺小；只愿我这一粒微尘与他这一粒微尘的碰撞，能够微微撬动一点点命运的轨迹。

而我甚至不在意自己的命运。

千秋星辰

2026 年 5 月 25 日

后记：这是我今年写下的第二篇小说，六千余字，算是体量比较小的短篇。

我依然没有凭空创造人物形象的能力，所以故事中的“我”与“他”均真实存在：“我”的原型是大学里的学姐，“他”的原型是高中里的学弟。与他们二人沟通的人均是我，我把与学姐的交流和与学弟的聊天缝合在一起，借以抹消我的存在。她确实是在大学里感到迷茫虚无、直到毕业都不清楚自己想做什么的一位学姐，他确实是在高中里被来自各方面、尤其是来自自我的重压压垮的一位学弟，我对二人的形象作了尽可能的还原与保留。实则他们并不相识，更不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。

仅仅一个下午、短短几小时的时间内发生的事即可填充这么多字，有点出乎我的意料；从小区、十字路口、Y形路口、河渠、高中到小区的路线，是我与他真实走过的路线，而且“Y形路口”其实是一个“X形路口”。情节很简单，就是久别重逢的两个人一边散步一边聊天，我希望平凡的日常可以拯救渐渐沉沦的生命，我希望渺小如尘埃般的人也能左右其他同样渺小的人的命运。

5月25日是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日。

谨以此文，献给每一个在苦痛中无声挣扎的人。